

西康山野的狼哟——叫“狗豹子”

西康山野的豹子哟——叫“铜钱花”

西康山野的老虎哟——叫“扁担花”

「铜钱花」

咬猪

「扁提花」

那「狗豹子」
专吃恶人

咬羊



狼人

四川人民出版社

邝平均 ◆ 著

西康山野的狼哟——叫“狗豹子” 西康山野的豹子哟——叫“铜钱花”
西康山野的老虎哟——叫“扁担花”

铜钱花
咬猪

扁担花

咬羊

那一狗豹子
哟专吃恶妖



狼人

四川人民出版社

邝平均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康风情录——狼人/邝平钧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2

ISBN 978-7-220-05228-6

I. 西… II. 邝…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V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字 58443 号

西康风情录——狼人 邝平钧 著

责任编辑 蒲其元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古蓉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印 刷 北京通县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5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5228-6/1·785

定 价 32.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狼人根概

“背二哥，背二哥，颈子背长背背驼，有女莫嫁背二哥……”

从雅州起始的茶马古道，传来悠长而苍凉的山歌。古道马店老板的女儿白果儿却爱上了背二哥头子关山豹。红颜是祸水？红颜多薄命？黎县豪绅、团总夏伯贤垂涎于她的美艳，置关山豹于死地后，将白果儿纳为妾。后来又为了从土匪手中换回管家（也是他的生父），强迫将白果儿送给土匪做压寨夫人，自己又从既是贩运鸦片烟同伙，又是地盘争夺对手的贺国昌团长身边，娶走他钟情的表妹羊角花。

关山豹死里逃生，为复仇在义父和白果儿的帮助下打入夏府，遭遇羊角花的诱惑和勾引，他与之虚与周旋，并利用她。在周宗义和白果儿的暗中帮助下，最终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方式，让夏伯贤死得身破名裂，而迎来的已是即将天明的西康天空……

三个男人：义士关山豹，豪门少爷夏伯贤，军队团长贺国昌；

三个女人：秀女白果儿，姨太太羊角花、妓女赛凤仙；

一部男女关系纠葛连连，恩怨情仇交织的大戏；

一个西部传奇色彩浓郁，情节环环相扣的故事。

蛮荒中包含情长，野性中透出精彩；

情节中有着民俗的特异，传奇中承载历史的厚重；

——这就是西康，一个已经消失但并不古老的地方。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2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8
第六章	55
第七章	65
第八章	76
第九章	86
第十章	97
第十一章	106
第十二章	113
第十三章	123
第十四章	131
第十五章	139
第十六章	146
第十七章	154

第十八章	165
第十九章	177
第二十章	189
第二十一章	198
第二十二章	211
第二十三章	223
第二十四章	241
第二十五章	255
第二十六章	261
第二十七章	268
第二十八章	276

第一章

说起这西康省，或许只有老一辈的人才知道，就是现而今四川省的雅安、甘孜、阿坝、凉山和攀枝花一带。其间有一条被称为“南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贯穿全境。这条山道险恶，最精彩的要数与狼有关的事。西康人不把狼叫狼，叫“狗豹子”。顾名思义，在西康人的眼里，狼既像豹子一样凶猛，又如狗一般通灵性。这也难怪，这些西康人，男人一个个机灵勇猛，女人一个个美艳野性。如此，便演绎出许多恩恩怨怨、情情仇仇的揪心故事……

1

话说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夏日的雨后，茶马古道上的青峰岭，青山如黛，烟笼雾绕。浓雾逐渐飘散，可见一条石板路从山下向山顶曲折延伸。

山道的一侧，有一家旅店。砖木结构的民居，门口立着拴马的石柱，上面因年代久远而留下拴绳的槽痕。门上方，吊着灯笼，上面写着“马家店”二字。此时，天色转暗，马家店街渐渐被暮色笼罩。老板马矮哥出来踩在拴马石柱上点灯。灯笼亮了，照着马矮哥丑陋而厚道的脸。

院子里，众马夫正高兴地饮酒化拳。输了的马夫干杯，再倒时发现酒没了，便高喊“马老板！”马矮哥刚点好灯笼进来：“啥事？”马夫：“没酒

啦，拿酒来！”马矮哥应着，提着酒罐朝他们走来，给每个马夫倒满碗：“喝，喝个够！”。

一年轻马夫问：“马老板，咋还不见老板娘呀！”

马矮哥脸露不悦：“她忙着给你们理床。”

年轻马夫说，猥亵地问大众，“是吗？”

众马夫哄闹道：“是呀，叫老板娘出来！”

这时，老板娘白婶正对镜梳头发，化淡妆。她虽已中年，但长得俏丽丰腴。女儿白果儿一旁看着，眼里露出不解和忧愁。她刚满19岁，秀美的鹅蛋脸，红朴朴的透出山里姑娘的健美。可她腰身窈窕，动作轻盈，全无山里姑娘的壮实。

“妈，这是干吗呀！又不是陪什么客人。”

白婶边理边说：“来的都是客，没有这些马帮驻店，我们靠什么挣钱？”

白果儿：“驻店就驻店呗，何必你去陪他们！”

白婶已经起身：“你年纪小，不懂！”她扭动着腰肢边说边走。

白果儿盯着她腰身扭动的背影，大叫：“妈！”

可白婶已经走出屋了。她走进大院：“哥子兄弟们，把酒喝好啊！”

众马夫转过脸，不禁看直了眼。

“哟，白嫂，你今儿好漂亮啊！”

“白嫂，没你，我们可是喝不起劲呀！”

白婶端起罐：“来吧，我给你们倒酒。”

众马夫都把酒碗伸起来：“倒满，倒满！”

白婶甜笑着：“慢慢喝，有的是酒。”

年轻马夫喝了一口，走近白婶：“白嫂子，今儿个你可得待我们好一些呀！”

白婶轻轻推开他：“好呀，包你满意，你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年轻马夫：“回到家一样，那就得要人陪呀！”

众马夫起哄：“是呀，得有女人陪睡呀！”

白婶也不恼，摊开手：“有大洋吗，有我就陪！”

年轻马夫吐了吐舌头退缩：“我没有。”

另一位中轻马夫拍了拍肚袋：“我有！”

白婶斜眼笑看他：“一会儿，东房来。”

月升中天，树影摇曳。所有房间的灯都熄了，只有东厢房还亮着灯。

白果儿在马棚给马添草料，马匹在棚里静静地嚼着马料，不时打着响鼻。一个马夫悄悄走向东房，手推门，门开了，他闪身进去。里面立即传出女人的笑语声。声音引起白果儿的注意，她走向东房，并将门推开。看见屋内外间，马矮哥一个人守着火塘抽旱烟，神情木然。白果儿走到马矮哥面前，他也不知道。

白果儿推他：“马叔，他们在干啥？”

马矮哥身子一震，吱唔着：“果儿，睡你的觉去，少管大人的闲事！”

白果儿：“她可是我妈呀！”说完冲到内间的门口，推门，里面关着。她大叫：“妈，妈！”

里面的声音马上没有了。

马矮哥死死拉住白果儿，白果儿泪流满面，声音哽咽：“妈，妈，你为什么呀！”

一会儿，门开了，中年马夫提着裤子走出来，一脸的不高兴：“这是干啥呀，又不是不给钱。”

白果儿拉起马矮哥：“马叔，揍他，揍他呀！”

马矮哥推开她：“孩子，你就别管了！”

马夫趁机跑出门去。

白果儿气急：“你还是不是我妈的男人，怎么能这样呀！”

马矮哥终于发作：“我不是你妈的男人，我根本就不是个男人！果儿，你不想想，你妈早先好歹也是个先生娘子，你以为她嫁给我是看中了

我？她是看中了我的旅店，可以……挣钱！”

白果儿：“你胡说，胡说！”

马矮哥：“不信，问你妈去。”

白果儿转身冲进内室，只见白婶坐在床上，头发蓬乱，衣衫不整，一脸的疲惫和痛苦。她拉着妈的手：“妈，你说，你这是为啥呀，你说呀。”

白婶不说话，慢慢从枕头下拿出一个盒子，打开，将里面的大洋倒在床上。

白婶轻声地：“为了钱，用来还你爹生前治病欠下的债……”

原来白果儿的爹早先是个私塾先生，日子虽然清苦，但也还过得去，可在她10岁那年，他为了送学生回家，不小心落下悬崖，救回来后，命保住了，可成了半身不遂的瘫子，白婶一个人拖着女儿，借了不少债，后来白果儿爹还是走了。可欠别人的钱总得还呀！债主看上了白果儿，要她去抵债，白婶不忍心，就改嫁给马矮哥并跟他讲好，由他帮白家把债还了，白婶以后在马家店挣钱还他。马矮哥心好，答应了。其实当时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也是给别人借的……

白婶强忍着悲痛，断断续续地讲了这段经历，接着说：“果儿，妈的事你就别管了，只要你今后嫁个好人家，知道妈的苦就行。”

白果儿扑进她怀里：“妈，我再不要你这样了。”

白婶叹息：“快了，欠的债快还清了，到时候，妈就不卖身了。”

白果儿在母亲怀里，大哭起来。

白婶轻轻拍着女儿：“好了，回你屋里去，妈的事，别管。”

白果儿站起来，走了几步，转身：“妈，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

白婶脸变了，忙摇手：“你不能，不能！”

“为什么？”白果儿扑闪着疑惑的眼睛。

“女儿你跟妈不一样。妈的身子反正已经不干净了。你一定要保住好自己的身子干净，将来嫁一个好入户。”白婶说着，把白果儿推出屋。

等女儿一离开，白婶转身靠着门，眼泪大颗大颗地滴下来。

茶马古道青峰岭段的马家店，一家三人原本可以这么屈辱但也平静地过下去；可是正如这青峰岭山道有七七四十九道拐一样，这一家三人未来的日子也是曲里拐弯的……

西斜的太阳已离山顶不远，惨白惨白的。山道沿着青峰岭山峰曲折婉延而来。远远可见一支背二哥队伍沿山道路口走来。传来他们的山歌声：

“背二哥、背二哥
背着太阳过山坡
有女莫嫁背二哥
颈子背长背背驼……”

这支背二哥队伍的叫头子关山豹，时年26岁，浓眉大眼，身材魁梧，明显比其他小伙子俊朗。此刻，他走在队前，他领唱，众人齐唱，他唱得十分投入。这支背二哥队伍是用背架背的茶包之类的货物，沿茶马古道西康，由雅安运向藏族人居住的康定，他们用木杵拄地而行，累了就用它支撑背架，人便站着歇息。

就在背二哥队的下面，一队马帮淌过溪水，朝山道走来。马铃叮当，煞是好听。骑领头马的是衣着光鲜、气势英武的夏伯贤。他个头不高，但挺结实。圆盘脸上目光如炬，虽然不到28岁，但浑身上下透出一股霸气。他带的马帮马驮架上都是包装很好的盐巴、布匹之类，外面印有“黎县夏府”字样。

夏伯贤指着山道问同行的夏忠管家：“夏管家，你看这青峰岭天黑前过的了吗？”

夏忠抬头望天色：“唔，要走快一点。”对后面大声地，“把马打快点，太阳落山之前过山。”

后面众马伏一阵吆喝，马加快了步子，马铃声更响更急了。没走多远马帮队伍与背二哥队伍便在曲折盘旋的山道上相遇了。夏忠朝上面

喊：“让道，让道！”

“是谁呀，这么牛！”背二哥胖墩问身边的姜三哥。

姜三哥看了看：“看阵势是黎县县城夏府的马帮”对关山豹，“豹子，咋办？”

“别理他”关山豹头也不转，仍按原速度一步一步朝前走。

马帮队走近了，慢慢停下。夏忠又怒叫：“快让开！”

关山豹边走边答：“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夏忠冷笑：“好啊！”对马帮队，“冲过他们前边去。”

胖墩故意走路中间，姜三哥也说“对，不让。”马帮走近，欲硬冲过来，胖墩一挥木杵，惊得马一个蹶步。后面的马帮只得停下，夏忠走到背二哥甲面前，举鞭欲抽。关山豹一挥手，众背二哥放下背架，要冲过来。

夏伯贤忙叫：“咋的，要打劫。”说着已取出手枪。其余马夫也端枪冲过来。双方僵持不下，关山豹见状小声说：“不跟他们斗，咱们走。”

众背二哥让开，马帮从他们身边走过。由于山道太窄，胖墩被挤倒，货包滚下坡。他纵步冲到夏忠的马前面，抓着马的勒口：“老板，你这样能走吗？”

夏忠扬起马鞭，又要抽打。夏伯贤扔出一个大洋丢在背二哥们面前：“够了吧？”胖墩没有理会。

关山豹对姜老三说：“叫胖墩放他走！”

姜老三捡起大洋，走向胖墩，小声说：“豹子说就这样，算啦！”

胖墩这才松开手，转身走向自己的背包。

夏伯贤得意地笑了笑，马帮：“快走啊，别在这儿磨蹭。”

关山豹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骂了一句：“狗财主！”叫大伙帮胖墩把货包抬上来，继续前行。

这时，白婶坐在旅店门口的石礅子上，边纳鞋底边用眼朝下望。女儿白果儿在院内晾衣服：“妈，进来帮我一下。”

白婶起身正要进门，听见马铃声传来欣喜地：“马帮来了！马帮来了！”

白果儿不高兴地说：“来了又怎么样，要住店自然会住下，不住店你再叫也是白叫。”

旁边劈柴的马矮哥附和：“是呀！”

白婶：“你们知道个啥！”说着，满面笑容地迎上马帮：“马帮老板，请住店啊，包吃包住，还喂马料。”

来的是夏伯贤的马帮，夏忠看了夏伯贤后：“你这样的马店，配我们住？”

白婶伶俐地回答：“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老板，俗话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咱马店虽然小，可对客人好着哩！”

夏伯贤不耐烦：“快走，别听他瞎吹。”夏忠带头骑马前行，一队马从门前走过，留下一串马铃声和马蹄声远去。白婶看着马队，脸上泛起愁云，但很快又阴转晴了，原来是关山豹的背二哥队来了。

她满面喜悦地迎上：“背二哥们，来马家店歇息吧！”

姜三哥对关山豹：“豹子，就在这儿住下吧。”

关山豹看了看天：“好吧，就住这儿。”

背二哥们立即异常高兴，大声地：“住下来，不走了。”说着，众背二哥背货包就朝店里走。到了院子，众背二哥卸下货包，马矮哥帮了这个帮那个。白婶看出关山豹是大伙的头，对他格外殷勤：“大兄弟，洗个热水澡吧”。说着，递上木盆和帕子。

关山豹却说：“谢了老板娘，我喜欢洗凉水。”便朝后院走。白果儿端水出来，两人打了照面。关山豹见是如此美貌清纯的姑娘，不觉问道：“你是谁呀？”白果儿头一抵，从他身边走。关山豹看着她的背影，笑了笑，走向水井。

前院，白婶正与背二哥们打得火热。姜三哥边说边脱衣服说：“老板娘，我们可是看你的面子才住下的啊！”白婶端热水盆：“哦，是吗，那我

得好好谢谢你了！”姜三哥：“那你咋谢？”白婶斜眼看着：“你们说咋谢？”姜三哥：“我要你好好陪陪我们”。胖墩也涎着脸过来：“是呀，晚上没人陪，这儿，指心，“烧的慌。”白婶趁势将水朝他泼去：“烧的慌？我浇灭它！”胖墩躲不及，衣服被泼湿，然后去抓白婶，白婶灵活地跑开，他不小心踩进水盆，滑了一个仰天坐。大伙哄笑，白婶笑的更厉害。马矮哥一旁看着也讪笑起来。

“胖墩，你一边去，看我的。”姜三哥推开胖墩朝白婶走去，讨好地：“老板娘。”白婶笑着：“啥事，尽管说。”姜三哥：“那我就说了”他附耳说了一句什么，说完便猥亵地笑。白婶并不恼，推他一下：“你包里的钱在骚痒啊！”姜三哥：“要钱好说，多少？”白婶胸口一挺：“你看我值多少？”姜三哥伸出五个手指：“这数，行不？”白婶瞟他一眼，悄声地：“看着就那间屋。天黑灯亮时，就进来，记住，把钱带上。”说完，走了。姜三哥大喜：“我晓得”。胖墩上前：“姜三哥，咋样？”姜三哥拍他一下：“成了！”胖墩：“真的？我也要干！”

而此时，关山豹正赤着身子，从井里提水朝身上泼。白果儿提着空水桶走来，看见他，不觉脸一红，但又忍不住打量。关山豹英俊的模样，强健的肌肉，在夕阳余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健美。见白果儿不敢上前，关山豹走上前拿过水桶，几下从井里打上水。在他打水的过程中，白果儿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他。关山豹递桶给她。白果儿接过来，走了几步，回头朝他好看地一笑。

关山豹心里一乐：“我问你是谁，你咋不回答我呢？”

“叫我白果儿。”白果儿把头抵下，乌发的留海遮住了秀美的脸庞。

关山豹：“白婶的女儿？”

白果儿点头。

关山豹：“唔，这么说是马老板的女儿？”

白果儿小声地：“他是我后爸。”说后，转身走了。

关山豹洗完穿好衣服，天已快黑，他端着木盆朝白果儿的方向走去。走近厨房，朝里打量。厨房里，白果儿正在灶前烧火。火光映的她的脸更加妖媚，关山豹看得有些呆了。白果儿发觉关在看着她，忙迎上前：“我叫你什么？”

关山豹意想不到，有点受宠若惊：“我叫——叫关山豹。”

白果儿一笑：“原来他们叫的豹子哥就是你啊！”

“你也可以这样叫啊！”

“那我叫啦！……豹子哥！”

“呃！”关山豹轻轻答了应一声。

正在这时白婶走过来，脸一沉。

对女儿：“还在瞎讲什么呀，快送饭去！当她转对关山豹时，又恢复了先前的笑脸，“豹兄弟，洗好啦？”

关山豹转脸对白婶：“洗好啦！”

“那就吃饭吧！瞧我给你蒸的荞馍。”

“好呀！荞翻山麦倒拐，吃荞馍耐饿。”关山豹说完，又看了白果儿一眼才走。

等他一走，白婶对女儿说：“你们在那儿瞎讲啥呀！”

白果儿嘴一撇：“就许你跟别的背二哥瞎闹，我连说句话都不行。”

“你们俩只是说说话吗？我看，他是对你有意思。”白婶仍是温和地。

白果儿说：“有意思又咋啦，我看他长得不错。”

这下白婶急了：“什么，你说什么？你还真看上这个背二哥啦！”

白果儿仍然是坚持：“他可不是一般的背二哥，我看他是个头。”

“是头，也不行。”见白婶把话说死了，白果儿的语气也缓和了：“妈，我说了要嫁给他吗？我只不过喜欢和他说话。”

“说说话也不行。”白婶就去招呼客人吃饭了。

入夜，关山豹睡在大通铺上，大睁着眼睛，听见同伴不时传来鼾声，眼前挥之不去白果儿的情影。说实话，自当背二哥他歇过不少的旅店，可从来没有哪一个女人令他心动过。

姜三哥悄悄进来，推他：“豹子、豹子。”

关山豹瞪他一眼：“你还真做成了？”

姜三哥笑：“成了，真他妈舒服，那娘们儿够浪……，你去就知道了。”

关山豹坐起来：“你说谁呀？”

姜三哥：“老板娘啊，她说叫她白嫂。”

关山豹一下子来气，推开他：“去你妈的，什么白嫂！”

姜三哥：“你这是咋啦，你不去就不去呗，发什么火！”便去推胖墩，“快去，该你啦！”

“谁也不准去！”关山豹厉声地，一翻身坐起来。

姜三哥：“豹子，你不去是你的事，干嘛拦住大伙。”

胖墩也说：“是呀！豹子哥，你是知道的，这背二哥呀走到那儿住下，那儿就是家。”

关山豹手指他们：“可你们一个接一个，这可是乱来呀！”

“有啥呀，只要白嫂愿意。”姜三哥仍然嘴硬。两人说话中，胖墩趁机溜出屋去。关山豹发觉了，下床追了出去。

走到院子，听见东屋传来男女调笑的声音。

他正要冲进去，看见那屋外站着一个小黑影，仔细一看小声叫道：“白果儿！”

白果儿并不理他。关山豹看见她正看着母亲的窗子伤心地哭。

“你怎么啦！”关山豹一怔。

白果儿狠狠地瞪着那窗子：“我妈……她……”

这下关山豹明白了：“你不希望你妈这样？”

白果儿点头：“可她也是没法呀，要还别人的钱。”

关山豹来气了：“还钱也不能卖身呀！”说着，朝东房走去。白果儿欲拦住他：“哎！”关山豹已经走到东房门，白果儿紧跟上。关山豹使劲打门：“胖墩，胖墩，你给我出来。”

屋内，马上停止动作和调笑，传出胖墩的声音：

“豹哥，你就别急，我完事以后你再来！”

“出来，马上给我出来，你们不能这样对白婶。”关山豹几乎吼起来。

白婶心里一阵感激，但口里说：“豹子兄弟，你就别管了，我给他身子，他付给我钱，两不相欠。”

关山豹转对白婶：“白婶，叫他出来，钱我付。”说着又大声“胖墩，你再不出来，老子冲进来揍你！”

胖墩只好提裤子走出来，当 he 从关山豹身边走过时，嘴里嘟噜道：“管闲事！又不是你出钱！”

关山豹瞪他：“我揍你！”说着从衣服里掏出所有的钱给白果儿：“给你妈送去。”

白果儿不接：“豹子哥，这……”

关山豹说：“快给她，她不是缺钱吗？”

说完，关山豹转身回屋。白果儿来不及说谢，便捧着钱冲进屋，见白母头发蓬乱，衣衫半露躺在床上，便把钱扔给她：“豹子哥给你的，叫你别再做了。”

白婶接过钱：“背二哥还有这样的好人？”

白果儿上前拉着她的手：“妈，你说呀，还做不做呀？”

白婶转过脸：“妈知道啥时候不做。”

白果儿生气地站起来：“你，简直没药救！”

白婶轻推开女儿：“果儿，你走吧！妈累了。”

白果儿一跺脚：“气咻咻地走了”。

这一夜，关山豹翻来覆去难以入睡。隐隐听见有女子歌声传来。